

傳奇好漢

陳嘉驥

——杜長城三救陳明仁

五百健兒一以當十

杜長城綏遠省人，中央軍校畢業，中美聯合訓練班結業，曾任東北第四綏靖區督察組長，國防部技術總隊長等職，在大陸淪陷前的戡亂戰爭中，是一個頗富傳奇的人物。

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裕仁向同盟國投降後，我第十二戰區司令長官傅作義，率一個軍約三萬人，迅速自五原出發，搶在共軍賀龍之前接收了包頭，並馳抵綏遠省會歸綏，接受該一地區日軍投降。當傅作義在中途接收包頭時，僅留置兩千餘人，以維持該地區治安，即續往歸綏進發，固未料及共軍之能迅速包圍包頭。

共軍本擬先行佔領綏遠各城鎮，俾對華北地區以居高臨下戰略優勢，威脅北平、天津、保定等國軍據點的安全。但賀龍率所謂晉冀察邊區主力十萬餘人，向北急進時，不料晉北大同及綏遠的歸綏、包頭等地，均為楚溪春、傅作義等國軍所接收。賀龍遂將大同、歸綏、包頭等地分別包圍，以人海戰術務期將各該據點佔領。

這時，晉北大同有楚溪春萬餘人駐守，歸綏

則由傅作義率兩萬餘人負責守衛，雖情勢嚴重，但尚可勉強支撐一時，只有包頭因為國軍僅有兩千餘人，顯然無法抗拒賀龍三萬餘人之圍攻，故情勢最為危急。傅作義衡量包頭情勢，知無法堅守，本已決定將兩千餘人迅速脫離包頭，向西突圍撤往十二戰區司令長官部所在地的五原。但是有人向傅作義建議指出，以兩千餘人欲突破三萬餘人重重包圍，殆為不可能之事。因此，與其做無功希望的突圍，不如命令此兩千餘人堅守待援，或仍有萬分之一的希望亦未可知。同時，適有由軍統局與駐華美軍，聯合主辦的「中美聯合訓練班」結業學員五百人，留在包頭待命。這五百人曾經特殊訓練，除擅長突擊與街頭作戰外，並均有爆破技術。成員多係選自中央軍校及各戰區優秀人員所組成。因此，傅作義乃改變放棄包頭決定，立即電令守軍決死抵抗，並電請五百健兒協助包頭守軍作戰。當年率領這五百健兒的將校是那一位，是不是就是杜長城，筆者現已無從得知，但杜長城確係在此一役中嶄露頭角。

五百健兒偕同守軍，在包頭保衛戰中，可以說將其所學，發揮得淋漓盡至，使以人海戰術不

計犧牲，務期佔領包頭的賀龍部隊，在反覆衝殺中，蒙受難以想像之損失。並在賀龍最後孤注一擲投入包頭之戰中，一舉殲滅賀龍所部三千人，締造了以寡擊衆的驚人紀錄，因而使傅作義聲譽鵲起，但五百健兒反不為一般國人所知。

包頭保衛戰勝利結束後，這五百健兒益為我政府軍事當局所重視，立即空運仍在鏖戰中的歸綏、大同等地，協助各該城市國軍作戰，均獲致輝煌的勝利。不久歸綏、大同相繼解圍。倘當年華北各戰區，國軍均能有類似察綏戰區的戰績，則其後的戡亂大局，當不致形成大陸沉淪情勢，此五百健兒發揮的威力詢屬一種奇蹟！

殺開血路救出主將

四平街位於瀋陽與長春之間，國軍於光復松花江以南地區後，負責守衛四平街的國軍為陳明仁擔任軍長的七十一軍。在國軍佔優勢時期，四平街前有長春為東北國軍拱衛頂點，後有東北九省國軍總指揮司令台的瀋陽，四平街地處中間並無被攻擊危險。因此七十一軍也就成為東北國軍的一個活子，各地有警，率多派七十一軍首先前

往馳援。

民國三十六年春二月中旬，林彪率軍越松花江包圍德惠，騷擾長春外圍的所謂第四次攻勢。七十一軍即為第一支增援部隊，抵達長春戰區。在這一戰役裏，七十一軍曾進抵松花江畔，嗣被林彪逆襲，撤退途中復在農安為堅守東北保安司令長官前進指揮所總戰蒙受相當損失。

長春農安戰役結束，七十一軍返回四平街會積極進行整補，但未數月共軍第五次攻勢，又在五月間開始。林彪第五次攻勢，一反過去第一、二、三、四次的渡松花江，以進攻或圍困長春為目標的傳統打法。轉而在松花江北岸距長春北數百里的扶餘偷渡，躲過長春、吉林等要衝，猛撲中國長春鐵路西北側的懷德。

筆者曾經在以前稿件中說明，守懷德問題也是當年杜聿明與孫立人交惡的原因之一。略言之，孫立人主張祇需在懷德派一支輕便斥候部隊，有幾十個人或者百把人也就够了，有了情況，除了向當局報告使公主嶺守軍有所準備外，就可相機撤退或者且戰且走，因為懷德本身無險可守，只配做公主嶺的一個崗哨。杜聿明則認為懷德是長鐵路公主嶺左側外圍唯一據點，堅守住懷德可以屏障公主嶺以確保中長鐵路交通的安全，故應該派適當兵力堅守，所以他命令孫立人的新一軍派一個機械化團駐守。就是因為將與帥之間對守懷德意見的參差，以致使新一軍的新三十師第九十機械團，像踢皮球似的一會被杜聿明調到懷德，一會又被孫立人擅自調回長春。就在民國三十六年五月間，這團人剛剛被調回懷德，尚未待安

營聚寨，就遭到林彪襲擊，全團官兵與團長項殿元全軍覆沒。

當懷德有警，東北軍事當局，因為在那裏有一支全部機械化的團，當然需要派部隊支援，順理成章的指派距公主嶺、懷德最近的陳明仁率七十一軍兩個師前往援救。孰料項殿元這一團人，陣勢尚未擺開就被共軍吃掉，七十一軍的八十八師抵達懷德，敵情不明誤入共軍口袋陣內，師長韓增棟奮戰後殉職，為東北國軍師長級將領死難之第一人。迨陳明仁及八十七師趕到，一下車亦被包圍，在混亂中陳明仁只得坐吉普車，倒轉方向往公主嶺方面撤退突圍。

陳明仁自懷德向中長鐵路的公主嶺撤退途中，經過一條長堤，堤上車馬縱橫難民充斥，其所乘吉普車被一連串的騾馬大車所阻無法前進。最初陳明仁還耐心坐在車上走走停停，企圖雜在難民羣中，逃出共軍之追擊，嗣因後面槍聲漸近，陳明仁在心慌意亂中，命司機沿大堤側邊前駛冀能越過大車羣，再迅速駛離戰地。但因堤面寬度不夠，堤側坡度陡峻，司機一不小心，吉普車翻落堤下，陳明仁被摔出車外雖未大傷，但腿部疼痛亦難於行走。

正在危急間，第四綏靖區督察組長杜長城上校，亦駕一吉普車自懷德突圍馳抵大堤之上。看到陳明仁扶着一副官肩膀，一步一拐自堤下走向堤上痛苦情況，乃急停車挽陳明仁上車，並下令堤上騾馬大車，必須馬上讓開道路。這時，有些車伕拒不讓路，並口出怨言，杜長城以情勢緊迫，乃手起一槍將其中一名車伕擊斃，腦漿四濺厥

狀甚慘，其他車伕在驚懼下，紛紛將大車趕向一旁，讓杜長城載陳明仁疾馳而去，總算逃過一劫。

火燒大豆阻敵圍城

筆者在東北從事新聞工作，除與趙公武、彭壁生、羅永年、趙家驥等數人接觸較多外，與七十一軍軍長陳明仁也算是相當熟識。

陳明仁脾氣有點古怪，並喜怒無常，平素除非必要，很少出席一般應酬場面。自從吉林省政府主席鄭道儒稱病北平，堅辭赴永吉就任，杜聿明保薦東北保安副司令長官梁華盛出任吉林省主席後，他對遼北省主席一職就有染指之心，因此與劉翰東主席關係頗不融洽。

劉翰東在九一八事變前即在東北軍中担任軍職，並曾担任過旅長職務，陳明仁自以為係中央軍嫡系，負責整個遼北省治安，因此不把這個省主席看眼中，並有心取而代之。殊不知劉翰東在熊式輝壟斷東北各省市重要職位情形下，能脫穎而出，以一個舊日東北軍人出任唯一的軍人省主席（梁華盛係鄭道儒拒赴任多月後，特殊情形下臨時派任）當然有其特殊條件。劉翰東係保定軍校八期畢業，與陳誠、羅卓英等為同班同學，且彼此情誼深厚，陳明仁一廂情願想過省主席職，自無成功機會，並導致遼北軍政失和。

遼北省軍政不和，以致使三十六年六月四平街大會戰中，使四平街民衆蒙受慘痛傷害，以及民國卅六年九月陳誠出任東北行轅主任後陳明仁的撤職查辦，東北事之不可為，此亦係重要原因。

之一。

公主嶺外圍據點懷德淪陷，陳明仁出援失敗，率少許部隊返回四平街後，四平街大會戰已無法避免。這時，劉翰東及遼北省參議會等民眾團體，要求陳明仁准許四平街市民衆向四鄉疏散。劉翰東等認爲，無戰鬥能力之民眾留在市區，只有增加國軍之負擔，而無助於保衛戰之獲勝，不如命令儘量疏散，以避免無謂之傷害。陳明仁則認爲，保衛疆土固係軍人的天職，但民衆也應支持軍人作戰，省政府更應在政治上予以配合。陳明仁並表示，平素你們吃喝玩樂儘情享受，遇到事情便想逃之夭夭，這怎麼成？於是下令，誰也不准疏散，大家同生共死。劉翰東及省議會各界對陳明仁蠻不講理頗爲氣憤，尤其劉翰東表示我爲遼北省主席，自無陣陣脫逃之可能，而祇是爲一般民衆請命而已。共軍於攻陷懷德後，並未直接先行攻擊四平街，只是在附近打了一個轉，便將其矛頭指向瀋陽外圍的鐵嶺，佈置好了阻絕瀋陽國軍出援四平街陣地後，才回過頭來打四平街。可是陳明仁並沒有利用這段空隙，好好部署四平街防務，在爭吵聲中渡過了差不多二十天，迨共軍開始攻擊，便連連失敗。

四平街被包圍係五月二十四日，而大戰開始則係六月十二日，這時已經過了十九天之久。林彪率軍由西與北兩面向四平街進攻，最初幾天國軍雖然以寡擊衆，但均能堅守不退。到了六月十六日據守西南角陣地的遼北保安團部隊，始呈現不支狀態，這時八十七師駐守的飛機場，也被迫撤退。陳明仁認爲飛機場係四平街守軍命脈，萬

不可失，下令全力反擊，務期奪回機場，因而使兵力本已不足的守軍，更蒙受無可彌補的重大消耗，使整個鐵西區無法堅守。

四平街鐵西區淪陷，國軍往鐵東區撤退途中，因受共軍鑽隙攻擊下損失重大，有的根本無法撤退。尤其以車站爲交點，從鐵西橫互至鐵東的鐵路沿線，道路寬廣少有障礙，大量共軍蜂湧而至，正沿此線向陳明仁駐守的東區前進。這時鐵西區守軍已傷亡殆盡，飛機場守軍殘留者一時亦難撤退至東區，倘任此情勢發展而不及時搶救，大概只需兩或三天，即可使四平街全部失守。

陳明仁在此間不容髮情況下，急得直蹣跚，一度準備棄守突圍至郊外煉油廠高地九十一師熊新民師長駐守陣地。嗣得知突圍無異自投死路，乃急令工兵火速將火車站數十萬噸大豆點燃，以杜絕共軍沿此線向東區進攻。大豆之爲物雖富油脂，但顆粒緊實，在露天中根本無法點燃，架上木柴等易燃之物，也只能燃燒表面一小部份，俟木柴燒完，大豆上之火亦隨之熄滅。據說，陳明仁在此燃眉之急情況下，曾表示願一死以報國，就在大家萬念俱灰情況下，忽然想到擅長爆破的杜長城或有錦囊妙計。陳明仁乃急令在北區負責督戰的杜長城，火速前往車站付以點燃大豆重責。

杜長城抵達後，立刻下令儘量搜索車站內外所有竹竿，立即將竹竿內部鑿空貫通，灌入汽油插進大豆堆內層，再在大豆表層潑以煤油或汽油，然後點火燃燒。此時，堆積的大豆，忽然轟然一聲，立刻火焰四起，烟霧直冲雲霄；俟汽油燒盡後，火焰雖然稍戢火頭不高，但熊熊之火已無

法熄滅矣。大火係於六月十七日前後開始，以迄筆者於七月一日抵達四平街，與東北長官部政治部主任余紀忠共乘一吉普車，路過大豆燃燒區附近時，依然冒着兩尺上下火焰，車行百公尺以外，仍炎熱難當。據說大豆大火，一直燃燒到七月二十日以後，才告熄滅，足足燒了一個多月。

近百噸營養價值極高而顆粒碩實的東北大豆，雖因此化爲烏有，固然令人惋惜，但却阻止共軍沿此線順利前進達八天之久，以迄六月二十四日東區始獲戰火。到了六月二十四日以後，距四平街解圍之期只剩六天；因此，由於杜長城之技術利用大豆助戰，不但救了陳明仁一命，也避免了民國三十六年六月間四平街的全部淪陷。

爆破火海盡殲頑敵

六月二十四日，共黨部隊終於繞過四平街火車站及其附近的大豆火陣，進入了四平街鐵東區，也就是四平街舊市區，一般人則稱爲東區。

共軍這次攻勢，自從在懷德開始，就顯現出砲火威力強盛，絲毫不比國軍機械化部隊遜色，與年來頻遭挫折的七十一軍火力相比，實超過多多，而處處被其壓制。在飛機場作戰時，國軍爲了消耗共軍砲火，曾作了許多偽裝，皆係出自杜長城的策劃。例如，利用國軍士兵鋼盔與綠色軍服，內填以雜草或磚頭，遠處望之儼然係大批國軍正匍匐作戰；再派若干身強力壯動作敏捷戰士雜在偽裝陣中，虛放數槍或幾發砲彈，即迅速脫離戰場，即可換來一陣密集的砲火。共軍如此不惜軍火作風，與民國三十五年時大不相同，其原

因當然是蘇俄移交來的關東軍倉儲武器，業已經過充分訓練後開始大量使用，而不虞缺乏，同時砲兵更有許多日本關東軍俘虜慘雜其間與國軍作戰。

戰火進入四平街舊市區後，雙方廝殺得更為熾烈。共軍因為瀋陽地區國軍集結完成，大規模反攻已行開始，所以想在國軍解救之師未達四平街之前，將四平街完全佔領，以收實質上及宣傳上雙層利益。四平街國軍則拼死抵抗，雖然防區愈益縮小，但為求生存雖一房一屋亦不輕易放棄，一桌一椅亦均為妨礙共軍前進武器，最後連伙頭軍亦上戰場。到了六月二十六日，東區亦大半為共軍攻陷，所有四平街守軍均退到由十三軍五十四師駐守的狹窄防區之內。由於這時國軍與共軍雙方陣地互為前後交錯難分，從瀋陽飛來的空軍已無法辨認敵陣轟炸助戰，所以只得對共軍後方陣地投彈而去。

陳明仁衡量當時情勢，知四平街全部淪陷殆已無法避免，乃將軍服脫下準備自殺。這時杜長城進入力勸陳明仁應堅持至最後，並云彼尚掌握若干殺傷力極強的「拉發、絆發」新式炸藥，過去數天因為戰場變化迅速，對方兵力密集程度亦不够，所以無法使用；現在共軍密集於狹窄陣地內，正是此種新式炸藥發揮威力之時，倘幸而成功，吾等仍有等待瀋陽援軍來臨之機會，否則再一同自殺不遲，陳明仁乃挺身而起。六月廿七日，國軍在激戰後退出臨時司令部附近兩條街道，迨共軍湧進，「拉發、絆發」炸彈一齊爆發成爲一片火海，兩條街房屋全數塌毀，進入共軍殆無

生還。此時，我空軍副總司令王叔銘自瀋陽電告守軍，將木板等陳列在守區屋頂之上，作為空軍轟炸時標誌，因此復得空軍助戰，四平街國軍竟然敗部復活。

六月二十八日，戰場情勢頓形緩和，四平街守軍臨時司令部附近僅有零星戰鬥，共軍主力顯然已經撤離，此長不過兩千餘公尺，寬才一千多公尺的最後陣地，業已確保無慮。同時得悉，沿中長鐵路北上的九十三軍與五十三軍爲主力的國軍正向四平街挺進，在中長鐵路東南側進擊的新六軍，業已佔領西豐及葉赫對四平街區進行戰場迂迴包圍。

六月二十九日，九十三軍已越昌圖到達恆甸子，五十三軍亦佔領寶刀鎮，新六軍則攻抵芒牛哨，拊四平街共軍之背，林彪乃下令全線總撤退。四平街之戰於六月二十九日上午即行全部結束，當天下午東北行轅立派運輸機，冒險運來大批鷄、鴨、魚、肉、蔬菜、香菸、酒及救傷藥品。三十日清晨，熊式輝在王叔銘敦促下，偕東北保安司令部參謀長趙家驥及中央社瀋陽分社主任律鴻起，飛抵四平街慰問。

民國三十六年七月一日，東北保安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余紀忠陪同中外記者十餘人及軍方人員共三十餘人飛抵四平。東北行轅第二處處長文強派一名上校，將一支名貴手槍及嘉獎函一封交由陳明仁，在中外記者面前致贈杜長城。筆者依稀記得該函內容有這麼兩句：

「吾弟忠勇奮發，今在四平街又建奇功……等」。

佈雷出錯自陷縲紲

杜長城身材不高，係一短小精幹人物，兩眼煞氣甚重，黑眼珠固然很黑，白眼珠亦呈灰黑色。三十六年七月一日，記者們在四平採訪了一天，因爲十分勞累，晚飯後大家不久即相繼入睡。晚九時左右杜長城帶來韓國籍俘虜二、三十人。其他記者多未起床，僅筆者起來訪問了幾句，因爲這些俘虜不諳中國話，雖其中一人懂一點也往往答非所問，所以頗感索然無味，因而草草收場。據杜長城在四平街戰役總共俘韓籍俘虜三百餘人，係屬於韓共李紅光支隊。第二天，其他記者要求杜長城再行採訪韓俘時，他說：「這些高麗棒子，竟然到我們中國來，幫八路打仗，不能按俘虜看待，昨天晚上我就全讓他們回老家了。」聞之令人咋舌不已！

民國三十七年三月七日，筆者乘中央航空公司飛機瀋陽赴北平轉南京，在東塔機場遇到杜長城。杜長城說，華北剿總傳總司令，這次指名調我到北平去工作，因爲政府決定在東北暫探守勢而在華北探攻勢，俟華北局勢穩定再收拾東北不遲。

六、七月間筆者在南京時，華北剿總派鄂友三率一支騎兵勁旅，配合着杜長城特種部隊，來了一次冀中穿心戰。這一支約萬人上下的部隊，在共黨經營多年的河北省中部腹地，左衝右闖如入無人之境，所過之處華北共軍聶榮臻部隊的糧秣、彈藥、被服倉庫均爲之破壞，並衝至毛澤東臨時駐地的安國縣城。毛澤東雖以一步之差逃脫

，杜長城却在安回城內毛澤東住所裝置了「拉發、絆發」炸藥與多枚定時炸彈，每隔兩小時爆發一枚定時炸彈，可以連續炸一星期之久。

民國三十八年中央社準備在廣州資遣大批工作人員，筆者乃先行來台由工礦公司董事長郭克悌派至他兼任總經理的紡織公司擔任秘書工作。剛未滿一個月兼任總經理郭克悌即將職務交由他的同鄉好友宋澎出任，宋引進了許多人員，而將筆者改調為統計組長。這時也是剛剛進入紡織公司的總工程師劉文騰（福樂奶品公司創辦人）向筆者表示，宋澎他們什麼事也不讓我知道顯然有意逼我走路，又將你降調，這應該讓工礦公司郭董事長知道。筆者此時正準備隨中央社新任成都分社主任律鴻超至四川，出任分社編採組長；因此回答劉文騰說，我的調職宋澎一定會先通知郭董事長，他們是至交，所以與郭去講也沒意思，我準備一兩天到成都去，辭呈都寫好啦。孰料四川戰局變化太快，夙稱天險的秦嶺已被共軍攻破，胡宗南大軍亦未能穩住情勢，成都之行遂作罷。

在此情形下，在紡織公司工作實在乏味，可是其他工作又很難找，只得鬼混下去。有一天到中華路憲兵隊球場看技術總隊籃球隊與另一支籃球隊比賽，正比賽間忽然有一軍裝人員，高呼總隊長蒞臨，請大家起立敬禮。這時，所有軍裝人員固然一齊站起敬禮，一般觀眾亦隨之起立，筆者站起一看這位總隊長竟然是杜長城，乃趨前握手致意。杜長城一看非常高興，連忙拉筆者坐在他旁邊，並介紹與大隊長劉慶第等人認識，在賽畢臨行時並約期晤聚。

在與杜長城晤聚時，他暢談冀中穿心戰，上海保衛戰，炸珠江大橋等英勇作戰經過；追談到筆者在台灣紡織公司工作情形時，杜長城一拍桌子說，咱們是在東北同生共死同志，可不能受窩囊氣。他遂即轉臉向劉大隊長說，那天派兩個弟兄把×××抓到新店來，刨個坑把他給活埋了。筆者一聽心中好生害怕，同時知道杜長城這個人天不怕地不怕，連忙說：「沒有什麼啦！總隊長別看的那麼嚴重。」這時筆者想起杜長城一連串事蹟，懷德長堤槍斃大車夫，四平街機場擊傷國軍某師長，二、三百名韓共俘虜的處置等，都令人不寒而慄。這時杜長城也許看出筆者的心事，他說你不要害怕，我的弟兄們個個都是「胆大包天

、心細如髮」，做什麼事都乾淨俐落。筆者自個性拘謹木訥，與杜長城這種富有江湖義氣，而殺人不眨眼的英雄好漢交朋友似乎不大搭調，除阻止其衝動情緒外，並決定從此與他疏遠。

民國三十九年，筆者改任工礦公司新聞秘書，有一天與杜長城相遇於衡陽路老大昌西餐廳，他竟然知道工礦公司內部有郭克悌與宋澎派系之爭（其後郭宋二人兩敗俱傷）可想當年工礦公司地位的重要，倍受各界的注目了。

後來國防部技術總隊忽然奉令撤消，筆者聽說，因為在海峽某要地佈置水雷出了差錯，杜長城竟干國法，乍聽之下令人實難以相信，他畢竟是一條出生入死，在戰爭中磨鍊出來的英雄好漢啊！

萬墨林著滬上往事

最低廉的售價
最熱門的好書

第一、二、三、四冊出版。合售新臺幣貳百捌拾元

江蘇著宿、前上海米業、雜糧公會理事長、農會理事長萬墨林，出身寒素，閱歷閱富，自少年時期即為滬上聞人杜月笙之親信總管，黃浦灘上光怪陸離波譎詭祕的奇聞異事，萬氏莫不親身經歷，耳聞目覩。抗戰八年期間，尤曾在上海從事抗日地下工作，驚險場面，敵偽內幕，歷歷如數家珍，又復兩度被捕入獄，飽受酷刑。七十歲以後為中外雜誌撰「滬上往事」，毫無保留的將政壇祕笈，當代奇聞和盤托出，極獲中外讀者重視。現已將第一、二、三、四冊全部出版，欲購從速，俾免向隅。每冊柒拾元合售貳佰捌拾元請寄郵票或將書款交郵政劃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立即寄書。